

「阿勃參」與「拔爾撒摩」 ——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

陳 明*

摘 要

唐代段成式的博物學著作《酉陽雜俎》中，記載了一種來自拂菻（拜占庭帝國）的藥用植物「阿勃參」。該樹脂藥（香脂、香膏、香油）主要產自西亞，在中古中國使用未廣，好似曇花一現，但該藥在中古時期的伊斯蘭世界，卻被視為一種萬能藥，使用廣泛。在大航海時代之後，該類藥逐漸被來自南美的樹脂「拔爾撒摩」（或「巴爾撒木油」、「巴爾撒木香」等）替代。該藥也隨明清之際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在中醫本草和醫方、筆記等著作中，相關的記載與使用則逐漸增多，主要用於傷科。清宮與耶穌會士、海外多國的外事交往中，該藥頻頻出現。在日本的蘭醫學著作中，該藥甚至被稱為「聖藥」。本文以長時期和跨區域的視野，梳理此藥的知識擴散、用法流傳及其貿易的路線，不僅試圖勾勒出從古代希臘、羅馬、敘利亞、波斯、阿拉伯、文藝復興前後的歐洲、南美、印度、東南亞到中國乃至日本的長時段的藥物流動途徑，而且以此理解在近代藥物交流的歷程中，中醫在世界醫學網絡中的角色與地位之變化，並以此作為考察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例證。

關鍵詞：阿勃參、拔爾撒摩、藥物交流、酉陽雜俎、傳教士

2015 年 10 月 7 日收稿，2016 年 7 月 31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7 月 31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

** 本文原稿初次宣讀於 2014 年 6 月 12-13 日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身體、文化與社會：中國藥物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李尚仁、蔣竹山、陳秀芬、余新忠老師的指正。對《漢學研究》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詳細意見、李貞德老師的指教以及編輯部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前 言

古往今來，中外藥物的來源與形態多種多樣。即便是植物類藥，能入藥的也有根、莖、葉、花、果等之別，此外還有脂、汁、膠、膏、油、散之類。取植物類的樹膠為藥，並非中醫的獨家用法，東西方古代醫學中多用之。印度古代佛教僧團所用的盡形壽藥（yāvanjīvika-bhaiṣajya，指一生可隨時使用的藥物）中，就有常見的五種膠藥（黏藥）。唐代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1 云：「五種黏藥者，所謂阿魏、烏糠、紫礦、黃蠟、安悉香。阿魏藥者，謂阿魏樹上出膠。烏糠者，謂娑羅樹出膠。紫礦者，樹枝上出汁。黃蠟者，謂蜜中殘出也。安悉香者，樹膠也。」¹ 這幾種藥物都是樹膠。中藥譜系中的常用樹膠藥有松香、桃膠、藤黃、樟腦等；也有外來的樹膠藥，如阿魏、安悉香（安息香）、乳香、沒藥、血竭等，可主治多種疾病，其藥用價值較高。

在古代西亞死海岸邊的部分綠洲（約旦河流域、巴勒斯坦故地等，尤其是今以色列的 Ein Gedi 和 Jericho 地區），有一種主要從橄欖科沒藥屬植物 *Commiphora opobalsamum*（*Commiphora gileadensis*）所分泌的樹脂，稱作麥加香脂（香膏），是一種非常名貴的香料，具有防腐等藥效。² 其敘利亞語名叫 ܐܦܘܪܫܡܐ（*āpūrsamā*），相對應的希臘語詞為 βάλσαμον（balsamon），在唐代的漢譯名為「阿勃參」。在大航海時代之後，該藥物的替代品是南美洲秘魯出產的一種豆科南美槐屬植物 *Myroxylon pereirae*（秘魯膠樹）的樹脂，其英文名為 balsam of Peru，在明清時期的漢譯名有「拔爾撒摩」等。本文以阿勃參和拔爾撒摩這類外來樹膠藥為研究對象，梳理該藥物的源流，考察其在域外長時段和跨區域的流動與使用，以此關注從中晚唐到清後期（十九世紀中期）中外藥物交流的歷程中，此藥的知識傳播與應用狀態，並比較其在日

1 （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4 冊（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4），頁 1。

2 David Iluz, Miri Hoffman, Nechama Gilboa-Garber, and Zohar Amar,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ommiphora gileadensis*,” *Af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4.8(2010.8): 516-520.

本蘭醫學中的認知與應用，由此觀察中國在世界近代（十七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文化與醫學網絡中的角色及地位之變化，或許可作為考察同時期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的一個例證。

二、古希臘羅馬和中古地中海地區對阿勃參的使用

（一）「麥加香膏」（Mecca balsam）

從現代植物學的角度來說，古代西亞的阿勃參並不是單一確定的某種樹脂，而是有所混同，可視為數種樹木（或一類樹木）的樹脂總稱。阿勃參作為當時的名藥，其歷史確實頗為源遠流長。阿勃參的主要原產地是西亞，也引進到北非的埃及以及古代羅馬部分地區。《聖經》中的藥物有近 30 種，較為重要的藥用植物有藥西瓜、馬郁蘭、洋蔥、曼德拉草、小茴香、無花果等，還有沒藥、月桂、乳香等常用的香藥。³ 在古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 *Natural History*，或譯《自然史》）中，有三種不同的阿勃參樹，其中的一種產自古巴勒斯坦南部猶太人居住的如德亞地區（Judaea，今稱「猶太」，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區和約旦的西南部地區。該地即艾儒略《職方外紀》中所說的「古名拂菻，又名大秦」），⁴ 其樹脂稱作 balsam of Judaea（*Apobalsami Iudaicae*），具有多種療效。⁵ 曾參加羅馬軍隊的希臘藥物學家迪奧斯柯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 c. 40-90）的名著《藥草志》（*De Materia Medica*），收錄了六百多種植物藥，麥加香膏（Mecca balsam）名列卷 1。該書指出，麥加香膏是生長在如德亞的 *Commiphora opobalsamon* 樹所分泌的樹汁，數量不多，故極

3 參見 Efraim Lev and Zohar Amar, *Practical Materia Medica of th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According to the Cairo Genizah*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08), p. 59.

4（義）艾儒略（Giulio Aleni）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52。

5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 4, Books 12-16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97.

為珍貴。⁶ 該藥的諸名稱形式有：希臘語 βάλσαμον，拉丁語 *balsamum* (*opobalsamum*)，希伯來語 *balasàn*、阿拉伯語 *balasān* (英文 *balm*)、英文 *balm of Gilead* (基列的乳香) 等。

阿勃參這類樹脂不僅作為單味藥使用，也用於配製複方，尤其是用於配製「善除萬病」的著名解毒藥底野迦 (*theriac*)。⁷ 西元一世紀，古羅馬暴君尼祿 (Nero) 的御醫安德魯馬黑斯 (*Andromachus*) 改進了米斯達梯解毒劑 (*Antidotum Mithridatium* / *Mithridates*) 的配方，增加了毒蛇肉等多種成分，以及加重了鴉片的分量，使之成為治療蛇毒的最好解毒劑。它以「安德魯馬黑斯的底野迦」而著名，據稱由 64 種成分組成，含有各種礦物、草藥、毒藥、動物的血肉以及名貴的阿勃參香膏，加上蜂蜜，調製成一種乾藥糖劑。⁸

(二) 中古地中海地區的阿勃參使用

在中世紀前期，由於阿勃參在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都沒有出產，歐洲罕見使用阿勃參，偶爾所用的也依賴從西亞的進口。艾利斯·威爾懷特 (Edith Grey Wheelwright) 指出，「在科凱恩 (Rev. O. Cockayne) 編輯的盎格魯-撒克遜 (Anglo-Saxon) 藥書中，我們讀到了國王與多穆奴斯·赫利亞斯 (Domnus Helias, 耶路撒冷的長老) 之間的通信。似乎後者精通製藥學，因為國王阿爾弗雷德 (Alfred, 849-901) 身體欠佳，所以長老給他寄送了一批有益的藥品。據說其中有蘆薈油、阿勃參、藥旋花、膠黃芪、白松香。我們注意到在這批寄存物中，東方的樹脂類的藥物佔有優勢，其中也包括一種底野迦和一種石頭符咒。但國王用了哪些藥物，卻並無記載。」⁹ 產自小亞細亞的阿勃參就是從耶路撒冷寄送到英國皇室的。此事約發生在西元 888 年，¹⁰ 而巴拉

6 Pedanius Dioscorides, *De Materia Medica*, trans. Lily Y. Beck (Olms-Weidmann, 2005), pp. 19-20.

7 陳明，《中醫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405-419。

8 參見 Guido Majno, *The Healing Hand: 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13-417.

9 Edith Grey Wheelwright, *Medicinal Plant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4), p. 101.

10 Joseph Frank Payne, *English Medicine in the Anglo-Saxon Tim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4), p. 60.

德 (Bald) 的盎格魯—撒克遜醫書《水蛭書》(*The Leechbook*) 中的藥方亦有記載,「又,一個貴族的藥方:取阿勃參和未被用過的蜂蜜,二者等量,相混合,用來塗它。」該書中大量使用英倫當地的藥物,但也有一些來自非洲、阿拉伯、近東,乃至印度尼西亞、遠東甚至中國的外來藥物,其中就包括了蘆薈、乳香、桃金娘和阿勃參等。¹¹

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對地中海地區的研究成為典範之作。布羅代爾指出,地中海地區的貿易網絡中,來自亞洲的胡椒、香料與絲綢、瓷器等數量不菲。在他看來,小麥、稻米、玉米等日常生活食物,以及飲料和各種「興奮劑」佔據絕對的核心地位,而藥物基本上可略而不論。¹² 而實際上,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中藥物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就阿勃參而言,前近代時期,歐洲的阿勃參使用情況也沒有多少的改觀。當地中海地區的義大利諸港口城市商業繁盛之時,威尼斯等城市成為歐亞貿易線上的重要中轉地之一,也承擔了將歐洲人所不熟悉而「重新發現」(*rediscovered*) 的藥物,如阿勃參 (*balsam*)、沒藥、歐芹屬 (*petroselinum*) 等,從西亞地區輸入的責任。¹³

在十一至十四世紀之際,埃及的開羅是伊斯蘭醫學盛行的地區,也吸收猶太教的醫療知識。根據劍橋大學所收藏的 Taylor-Schechter Genizah 收集品中的醫藥寫卷,在開羅的猶太教社區的藥劑師們使用及出售的本草藥物名單上,就有來自阿拉伯半島和東非的一種阿勃參,其拉丁文學名為 *Commiphora gileadensis*。¹⁴ 有一種名為「神的禮物」(*Hibat Allāh*) 的沖劑被抄寫了四次。

11 Malcolm Laurence Cameron, *Anglo-Saxon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2-73; p. 104. 另參見 J. M. Riddle, "The Introduction and Use of Eastern Drug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Medizin* 49(1965): 185-198.

12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著, 唐家龍、曾培耿等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13 Lawrence I. Conrad & Michael Neve,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BC to AD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05.

14 Efraim Lev, "Drugs Held and Sold by Pharmacis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edieval

該沖劑使用了蘆薈、傘菌、咱夫蘭（藏紅花）、決明子、大黃、乳香和肉桂，以及細辛、矢車菊、阿勃參、印度甘松香，用蜂蜜調製。¹⁵ 此藥方就反映了在東地中海地區阿勃參的使用習慣。

馬庫斯·密爾懷特（Marcus Milwright）對阿勃參在中古地中海地區的使用歷史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他將阿勃參視為該地區日常生活中的奢侈消費品，其進口與消費不僅是社會風氣的影響結果，其中也透露出訊息交換以及與意識形態某些方面的關聯性。¹⁶ 埃及開羅以北的馬塔雷亞（Matara、Mañariyya）花園移植的阿勃參，由於產量有限，效果很好，而被視為是中古時期的一種萬能藥。¹⁷ 十六世紀下半葉，以配製萬能解毒藥底野迦而著稱的義大利佛羅倫斯，其公會宣告要改變底野迦的配方，用一種新的「印度的阿勃參」（balsamo del'India）來取代標準的、也更容易得到的近東阿勃參。¹⁸ 這一「印度的阿勃參」可能是指一種來自印度的樹脂香膏。這說明佛羅倫斯的醫生對阿勃參的使用存在更新或使用替代品的行為。

中古時期以來，阿勃參香膏在歐洲文化史上還有一些特殊的含義，純潔的處女常常被認為是如同原始無瑕的香味，也就被稱作了“Precious Balsam in a Fragile Glass”（大意即脆弱玻璃上的珍貴阿勃參香膏），可見時人用香膏來比喻童貞的寶貴。¹⁹ 艾利·推特（Elly R. Truitt）也認識到，一直到中古後期的歐洲醫藥與博物文獻中，具有熱性的阿勃參依然被認為是一種萬能藥，能

(11-14th Centuries) Cairo According to Lists of *Materia Medica* Found at the Taylor-Schechter Genizah Collec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10 (2007.3): 275-293.

15 Efraim Lev and Leigh Chipman,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 Cambridge Genizah Collections: Practical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in Medieval Egypt*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12), p. 44.

16 Marcus Milwright, “Balsam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A Case Study of Commodity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14.1(2001.6): 3-23.

17 Marcus Milwright, “The Balsam of Mañariyya: An Exploration of a Medieval Panacea,” *BSOAS* 66.2(2003.8): 193-209.

18 James Shaw and Evelyn Welch, *Making and Marketing Medicin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11), p. 301.

19 Clarissa W. Atkinson, “‘Precious Balsam in a Fragile Glass’: The Ideology of Virgini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8.2 (1983.6): 131-143.

主治外傷和萬病，以及具有防腐的作用。由於產量較少和價格昂貴，而在醫療以及宗教儀軌活動中的需求較大，阿勃參也難免被做偽，需要細緻的甄別。在不同時期的旅行者筆下，阿勃參所依附的宗教屬性也發生了變化，逐漸染上一層基督教的神秘色彩。²⁰ 實際上，自迪奧斯柯狄斯之後的希臘羅馬學者，對馬塔雷亞所生長的著名阿勃參樹林多有描繪，此處為西方的旅行者提供了參觀這一罕見而最為珍貴的香料植物的機會。斯迪芬·司密斯（Stefan Halikowski Smith）指出，到了前近代時期，這一神話式的「處女樹」傳說有了改變，而以梧桐、無花果和棕櫚樹等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神話傳說改變的背後，實際上是新世界的面貌以嶄新的方式呈現出來。新的地理大發現之後，美洲新大陸的供應商們提供了大量的阿勃參香料，而造成埃及馬塔雷亞以及西亞地區的阿勃參香料逐漸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²¹

大航海時代之後的全球交往更為頻密，原產西亞的阿勃參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而來自南美洲的拔爾撒摩卻在遠洋航行的醫療活動中承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十八世紀海上旅程中最惡性的疾病之一是缺乏維生素 C 所導致的壞血病。1747 年，蘇格蘭的海軍外科軍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 1716-1794），在巡航英吉利海峽時，開始對壞血症進行首次的臨床研究。對那些患了壞血病的海軍兵士們，他採用的治療方法是服用蘋果酒、elixir of vitriol、醋、大蒜、芥菜籽、李露拔爾撒摩（balsam of Peru）、蘿蔔乾、沒藥樹脂等，結果患者們得到了痊癒。²² 十八世紀末，Sir Gilbert Blane（1749-1834）提供了一份英國海軍的常備藥物清單，他的建議被採納。其清單共列了 63 種藥物，包括秘魯樹皮（Peruvian bark）、甘汞、鴉片、淨化用的鹽、Senna 葉子、蘆薈、聚氨酯、拔爾撒謨格湃霍（balsam of Copava）、斑蝥、辣椒、治外傷的拔爾撒摩（Traumatic Balsam）、樟腦、蓖麻、醋、沒藥、生薑、白礬、艾

20 Elly R. Truitt, "The Virtues of Balm in Late Medieval Literature,"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14.6(2009): 711-736.

21 Stefan Halikowski Smith, "Meanings behind Myths: The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ee of the Virgin at Matara,"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23.2(2008.12): 101-128.

22 Iris Bruijn, *Ship's Surgeo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Commerce and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7-78.

草、阿拉伯樹膠、鴉片酊、亞麻籽、氧化鎂、硝、杏仁油、菝葜、亞麻籽油等。²³ 這份藥品清單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隊的常用藥沒有多少不同。²⁴ 拔爾撒摩在對付漫長的海上征途所導致的疾病時，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紀初，英法軍隊在埃及的戰爭期間，雙方的將士受到眼炎（「埃及眼炎」，或被稱作一種「埃及的瘟疫」）的侵襲。在法國軍隊中流行的大量眼炎病症是由於淋病而引起的，而治療淋病的藥物主要使用大劑量的阿勃參（balm of Gilead）或者拔爾撒摩格湃霍（copaiba balsam），這兩種藥物數日內就能治癒該病症。²⁵ 可見這兩種傳統的藥物不僅僅是作為外傷藥，還能治療軍事活動中所引發的其他病症。

三、阿勃參在中世紀伊斯蘭醫學中的使用

（一）伊斯蘭本草著作中的阿勃參

新近的語言學研究表明，阿勃參一詞可能源自阿拉米語（Aramaic）詞 *aprsam*（在新波斯語中的借詞形式為 *abarsân*，其演變詞形則有 *balsam* 等多種），²⁶ 是敘利亞語 *āpūrsamā* 一詞的音譯。從語言的源流來看，無論是阿拉伯語的詞形 *balasān*，還是波斯語的詞形 *balsân*，都與希臘語的詞形 *balsamon* 有密切的詞源關係。²⁷

23 Iris Bruijn, *Ship's Surgeo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350, no.101.

24 Christopher Lloyd, *Medicine and the Navy 1200-1900*, vol. 3: 1714-1815 (London: E. & S. Livingstone, 1961), p. 54.

25 Matthew H. Kaufman, *Surgeons at War: 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Lat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 92. 另參見 J. H. Dible, *Napoleon's Surge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1970), p. 28.

26 Mauro Maggi, "New Persian Glosses in East Syriac Texts of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ies," in Ludwig Paul, ed., *Persian Origins: 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111-145; 120-122.

27 參見 Samuel S. Kottke, "Selected Elements of Talmudic Medical Terminology: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Graeco-Latin Influences and Sources," in Wolfgang Haase, ed.,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ANRW):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在美洲新大陸發現之前，阿勃參的主產地是西亞。在中古伊斯蘭本草學和醫方集中，阿勃參是一種常見藥物。現存中古時期敘利亞語醫籍《醫學集》（*The Book of Medicine*）記載了數個解毒劑（比如 Caesar Antidote、Gold Antidote 等）以及底野迦方。其中的阿雷斯通解毒劑（Antidote Ariston）、託名蓋倫的解毒劑、用地衣配製的兩種解毒劑等方劑中，均使用了阿勃參油。²⁸

十世紀中期，伊斯蘭大科學家比魯尼（Aḥmad al-Bīrūnī, 973-1048）編寫了一部本草著作《藥理學》（*al-Ṣaydanah fī'l-ṭibb / Pharmacology in Medicine*），該書中對阿勃參（Balasān）有詳細的記載。比魯尼指出，「這是一種很少被單獨提及的樹，它經常與其塗油、種子和滲出的樹脂一起被描述。……它的種子據說比它的樹木更有效，而它的油比它的種子更有效。」阿勃參也生長在埃及與 Ayn-al-Shams 之外的地區。「在羅馬，它的樹木的羅馬語名字叫做 askfūkūs 和 būbalsāmūn，敘利亞語稱作 qaysa dafurasma。它的枝葉和樹木被波斯語稱作 dār afūrsām。品質最好的樹木是新鮮的、細長的、粗糙的和紅色的。其香味是純淨的，味道辛辣而無苦味。保羅斯（Paulos）相信，它的替代品是白色的紫羅蘭（violet）及其種子。」²⁹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伊斯蘭眼科醫生阿里·伽菲齊（Ahmad ibn Muhammad al-Ghāfiqī, ?-1065）撰寫了一部本草學的著作，經後人整理，名為《單藥之書》（*The Book of Simple Drugs*）。該書中對阿勃參的記載分別引用了迪奧斯科迪斯、蓋倫、伊本·古利古（Ibn Gulgul）以及其他學者的論述。伽菲齊對伊本·古利古的說法並不認同，他指出：

我覺得這一解釋有誤，儘管它的流通沒問題，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藥商們都認同 balasan 和 basham 二者的籽是一樣的。還有，我們經常用帶給我們的有籽的阿勃參，找到阿勃參木的部分。同樣地，我們也用阿勃參木找到一些籽，這就證明它們都是同一種樹木的產物。關於阿勃參油，我遇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Teil 2: *Principat*, Band 37: *Philosophie, Wissenschaften, Rhechnik*, 3. Teilband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p. 2927.

28 E. A. W. Budge, *Syrian Anatomy,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 or "The Book of Medicines,"* vol. 2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 403-429.

29 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Bīrūnī, *Al-Bīrūnī's Book of Pharmacy and Medicine*, ed. and trans. by H. Said (Karachi: Hamdard Academy, 1973), vol. 1, pp. 73-75.

到人們說它生長在埃及。³⁰

十三世紀初，伊斯蘭醫家蘇拉米（‘Abd al-‘Azīz al-Sulamī, c. 1155-1208）在開羅撰寫了醫學教科書《諸醫備考》（*Imtīhān al-alibbā’ li-kāffat al-aṭibbā’* / *The Experts’ Examination for all Physicians*）。蘇拉米指出，Ibn Wāfid 所提到的第二級的熱性和乾性的藥物共有 61 種，包括了一種草（mountain balm）和阿勃參松節油（*Buṭm balasān*）等。³¹ 十三世紀前期，出自安達盧西亞的伊斯蘭藥物學家伊本·巴伊塔爾（Ibn al-Bayṭār, 1197-1248）完成了伊斯蘭本草的集大成之作《藥草誌》（*Kitāb al-jāmi’ fi-mufradāt al-adwiya wa al-aghdhīya*），該書共收錄了 1400 餘種藥物，其中引用了約 150 位阿拉伯前輩醫家以及 20 位希臘醫家的論述。伊本·巴伊塔爾系統地呈現和歸納了伊斯蘭醫學家在藥物學方面的新成就。《藥草誌》由勒克萊爾克（Lucien Leclerc）在 1877-1883 年間譯成了法文，其法文譯本的第 336 條阿勃參（*Balessān*）詳細列舉了其性狀與藥用。³²

（二）伊斯蘭藥方書中的阿勃參用法

伊斯蘭醫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希臘、羅馬、敘利亞、波斯、印度等地的醫學知識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古時期的伊斯蘭醫家輩出，醫著精彩紛呈，其中不乏使用那些來自周邊地區的藥物。³³ 九世紀的景教醫家薩哈爾（Sābūr ibn Sahl）在波斯南部的學術中心君迪薩布爾習醫多年，後來到巴格達的哈里發宮廷中行醫，並撰寫了重要的藥方集（*aqrābādīn*）。³⁴ 他的藥方集

30 Max Meyerhof & G. P. Sobhy, eds., *The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imple Drugs” of Ahmad ibn Muhammad al-Ghāfiqī by Gregorius Abu’l-Farag (Barhebraeus)* (Cairo, 1932), pp. 245-248.

31 Gary Leiser and Noury al-Khaledy,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Physicians: A Medieval Arabic Study Manual by ‘Abd al-‘Azīz al-Sulamī*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04), pp. 69-70.

32 Ibn al-Bayṭār, *Traité des Simples: Traduction de Lucien Leclerc*, Tome 1 (Paris: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reprint 1992), pp. 255-258.

33 Peter E. Pormann & Emilie Savage-Smith, *Medieval Islamic Medicin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參見 Oliver Kahl, “The Prolegomena to Sābūr ibn Sahl’s *Small Dispensatory*,”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57.1(2012): 145-163.

有三個版本，其中《小方書》(*The Small Dispensatory*)一書現存 13 章。該書的第 34 個藥方是著名的解毒劑 *Miṭraḍaiṭūs*，該方中使用了鴉片、薑、咱夫蘭（藏紅花）、長胡椒、黑胡椒、白胡椒、阿勃參油（balm oil）和一種埃及的複合香膏（balsam of *qūfiyūn*）等數十味藥劑，主治肝病、腫結、腹部和胸部的積氣、內臟器官充血、胃疼與大小腸疼等多種疾病，並具有增強感覺能力、抑制所有致命毒藥等功效。³⁵ 第 48 個藥方是一個來自印度的「大母鬘狗方」（larger *qaṭīrāgān*），其中使用了阿勃參油、阿勃參籽，以及鴉片、大戟、葡萄藤、黑胡椒、印度月桂、肉桂等數十種藥物，主治妊娠早期的流產以及由各種婦科病所導致的疼痛。與其相對應的一個「小母鬘狗方」（smaller *qaṭīrāgān*）中，也使用了阿勃參籽、阿勃參樹枝等數十種藥物，主治功能與前者差不多。³⁶ 十一世紀中期，薩哈爾的一部醫方集仍然在巴格達的阿杜迪（‘Aḍudī）醫院作為臨床處方集使用，並流傳後世。該書第四章的藥油方中，有一劑主治肝疼、胃疼、腹冷、頭疼等多種症狀的「印度甘松油」方。該方劑使用了檸檬草、香附子、海灣月桂葉、阿勃參樹枝、印度月桂、土木香、香茅、桃金娘葉、野生的香芹籽等藥物，搗研成散，並與其他的酒、蜜或水等，配製而成。³⁷ 該書中還記錄了另外七個相關的藥方，包括用阿勃參樹枝的胡椒健胃劑、希臘乳香膏；用阿勃參籽的多堅果的健胃劑；合用阿勃參的枝與籽的治百病方等。從這些方劑來看，薩哈爾較多使用阿勃參的枝或籽，而很少使用阿勃參油。

阿勃參油的阿拉伯語詞形為 *duhn [al-]balasān*。九世紀，巴格達著名學者肯迪（ibn Ishāq al-Kindī, c. 801-866）博學多識，著述等身。他的一部醫方集（*al-Aqrābādhīn*）記載了使用「純阿勃參油」的藥方，是一種靈驗的灌腸劑。其成分包括甘松油、蓖麻油、月桂油、野生罌粟油、羊腿脂肪、百合油、純阿勃參油、芝麻油等。「它是有效的和有福的，它能暖胃，減少睡眠，增強性

35 Oliver Kahl, *Sābūr ibn Sahl: The Small Dispensatory*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03), pp. 48-50.

36 Oliver Kahl, *Sābūr ibn Sahl: The Small Dispensatory*, pp. 55-57.

37 Oliver Kahl, *Sābūr ibn Sahl's Dispensatory in the Recension of the 'Aḍudī Hospital*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09), pp. 145-146.

活力，使面色紅潤，並保護體液，天從人願。」³⁸ 九世紀的波斯醫家塔巴迪（Alī at-Tabarī）出身於醫學世家，其代表作是在 850 年完成的《智慧花園》（*Firdaws al-Ḥikma / Paradise of Wisdom*），可謂現存最早的阿拉伯語綜合性醫著之一。該書收錄了早期許多重要的醫方與療法。³⁹ 該書的 46 個鴉片藥方中，有 7 個同時用了阿勃參配製藥劑。⁴⁰ 鴉片與阿勃參合用，也是當時伊斯蘭醫家的常用配藥方法。除了藥用之外，在八世紀的伊斯蘭世界，麥加的阿勃參還用於配製玻璃的原料，與砂土、鐵、銀、銅等混合使用。⁴¹

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伊斯蘭醫學也廣為擴散。從西亞到西班牙和北非，從波斯到中亞和新疆，這些地區逐漸受到伊斯蘭醫學的熏洗。明清之際，波斯、中亞河中地區和新疆的交流與互動，並不比元代蒙古大軍西征所帶動的中外交流遜色多少。波斯語以及突厥人使用的察合台語成為中亞的通用語言，蒙兀兒帝國的開國之君巴布爾用察合台語書寫的《巴布爾回憶錄》（*Bāburnāma*）促進了該語言的寫作規範化。用察合台語書寫的醫學著作中，也包含了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等多元醫學知識的匯聚。十七世紀，曾出任過中亞布哈拉汗國君主的蘇布罕·渠里汗（Subhān Qulī Khan, 1625-1702）撰寫了兩部醫書，一部是用波斯語寫的藥典《蘇帕尼醫學的復興》（*Ihyā' at-ṭibb-i Subhānī ta'līf-i Sayyid Subhānqulī Bahādur ḥān / Revival of the Medicine of Subhānī Compiled by Sayyid Subhān Qulī Bahādur Khan*）；另一本是用察合台語撰寫的，書名為 *Ṭabīblik kitābī* 或 *Ḥulāsat al-ḥukamā'*。後者中的 *dāḥilūn* 膏等藥方也使用了流傳已久的阿勃參，包括阿勃參（'ūd-i balsān）和阿勃參籽（ḥabb al-yaman）。⁴²

38 Selma Tibi, *The Medicinal Use of Opium in Ninth-Century Baghdad*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06), p. 35. 另參見 M. Levey, *The Medical Formulary of al-Kindī*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 158.

39 Max Meyerhof, "'Alī at-Tabarī's 'Paradise of Wisdom,' One of the Oldest Arabic Compendiums of Medicine," *Isis* 16.1(1931): 6-54.

40 Selma Tibi, *The Medicinal Use of Opium in Ninth-Century Baghdad*, pp. 68-78; 88.

41 Ahmad Y. al-Hassan, "An Eighth Century Arabic Treatise on the Colouring of Glass: *Kitāb al-Durra al-Maknūna* (The Book of the Hidden Pearl) of Jābir Ibn Ḥayyān (c.721-c.815)," *Arabic Science and Philosophy* 19.1(2009.3): 121-156.

42 László Károly, *A Turkic Medical Treatise from Islamic Central As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a*

四、阿勃參在中國：從唐代到清中期

（一）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中的阿勃參

漢文文獻中最早記載阿勃參的是唐代段成式（803-863）的《酉陽雜俎》。《酉陽雜俎》可謂唐宋時期最負盛名的博物學著作，其中有關域外的知識多得自作者段成式與入華的域外人士（波斯國使烏海、波斯國使沙利深、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陀、拂林國僧彎、摩伽陀國僧提婆等人）的直接交往、或其家族門客（吳士臯）在海南等地的見聞。《酉陽雜俎》前集卷 18 中，記載了二十餘種來自波斯、印度等地的域外藥物，阿勃參是其中之一，其描述如下：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青白色。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青，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⁴³

阿勃參的產地「拂林」（或寫作「拂菻」），是 Rum（=Sogdian From < Ῥῶμη）一名的對譯，拂菻國即指曾橫跨歐亞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330-1453）。⁴⁴ 段成式對阿勃參樹的描述涉及了樹皮、葉子、花色、樹籽和油及其功效等多個方面。

對段成式筆下阿勃參的來源，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研究頗為詳細。他認為阿勃參對應的就是阿拉米語和塔木德語（Talmudic）的 afursama、希臘語 βάλαμον、阿拉伯語 balessàn，即古代有名的 balm of Gilead。勞費爾引證並討論了多位古代學者（Flavius Josephus、Dioscorides、Theophrastus、Pliny、Tacitus、伊本·巴伊塔爾 / Ibn al-Baitar、Abd al-Latif、Symon Semeonis、Pierre Belon 等）的著作或記載，試圖釐清阿勃參樹的產地、形態與作用。他

Seventeenth-Century Chagatay Work by Subhān Qulī Khan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15).

43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356-1357。

44 林英，《唐代拂菻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7-56。張緒山，《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03-144。

證明了段成式的記載基本上是正確的：即阿勃參的樹脂是一種名貴的藥材，主要用於療傷。⁴⁵ 此後，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在《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的舶來品研究》一書中，也簡要地提及了阿勃參，將其對應於基列的乳香（balm of Gilead）、麥加香膏，顯然是吸收了勞費爾的考證成果。他認為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基列的乳香當時傳入了唐朝。⁴⁶ 近年來，Diego M. Santos 和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的研究也指出，阿勃參可能是指植物 *Commiphera opobalsamum* 的樹脂膠。⁴⁷

（二）絲路出土敘利亞語藥方中的阿勃參

漢唐時期，西亞地區（敘利亞、波斯等）的醫學知識向東流傳，主要依託於宗教徒、商人等的活動。透過六朝隋唐五代時期三夷教（景教、摩尼教、火祜教／瑣羅亞斯德教）的中介作用，尤其是景教與摩尼教徒在傳教及日常僧團活動中對醫學的利用，西亞的醫學知識陸續流傳到中亞和西域地區。阿勃參一藥在絲綢之路的重鎮吐魯番地區就留下過痕跡。2011 年，Nicholas Sims-Williams 重新整理與研究了德國柏林所藏吐魯番出土文獻中，兩件用敘利亞語字體抄寫的雙語（敘利亞語—新波斯語）殘卷。其中之一為藥方手冊，編號分別為 M 7340（T II Toyoq）和可綴合的 n 175（T II B 69+T II B 69+T II B 14[b]），它們是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隊從吐峪溝和葡萄溝兩地所得。其中使用了阿勃參的一個藥方，轉譯如下：

（藥味組成）：……洗了的……花兒，和山榕（*Ficus heterophylla*）的花兒，……，seseli……，各……drams 的量；……的籽，西風芹（spikenard）

45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The Blackstone Expedition, 1919), pp. 429-430.

46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187-188.

47 Diego M. Santos, "A Note on the Syriac and Persian Source of the Pharmacological Section of the Yōuyáng zázǔ," *Collectanea Christiana Orientalia* 7(2010): 217-229. Angela Schottenhammer, "Transfer of *Xiangyao* 香藥 from Iran and Arabia to China: A Reinvestigation of Entries in the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863)," in Ralph Kauz, ed., *Aspec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East China Se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p. 117-149.

的籽，以及……的籽，甘松香 (*b^astwl'k*) 的籽，安息香，各 100 drams 的量；……，茴香 (八角)，各 3 drams 的量；阿勃參 (balsam) 的……，……，各 30 drams 的量；……，……，drams 的量。

[……藥丸(?)。]

(功效：)[它是對……和……有益的]……。⁴⁸

該藥方內容並不完整，它很可能是一個丸藥方，其功效也不太清楚。其成分有山榕、西風芹、甘松香、安息香、茴香以及阿勃參油等。Nicholas Sims-Williams 指出，阿勃參所對應的原詞，即敘利亞語—新波斯語詞形 *bls'n* [*balsàn*]，即指 “balsam, balm of Gilead”。新刊布的該藥方殘片的內容與中古時期敘利亞本地傳抄的一部醫籍《醫學集》中的藥方非常相似，而其語言和字體與吐魯番出土的摩尼教經文抄本也有關聯。雖然不能確定其抄寫的準確年代，但這是段成式《酉陽雜俎》之外，在中國西北地區留下的比較罕見的阿勃參入藥紀錄，這也是敘利亞、波斯醫學在中國流傳的又一個例證。

(三) 阿勃參在中國的知識傳播

阿勃參未見於唐宋諸家本草著作之中，僅被後世屈指可數的幾種典籍所收錄。宋代李昉奉勅編修的《太平廣記》卷 414、明徐應秋撰《玉芝堂談薈》卷 36、明代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花木考卷 1、康熙四十七年 (1708) 汪灝等編的《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 81〈木譜〉、康熙五十年張玉書編修的《御定佩文韻府》卷 27 之五、康熙間陳元龍撰《格致鏡原》卷 66 等文獻中的「阿勃參」條，均係直接抄自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明代周嘉胄《香乘》卷 4 的「阿勃參香」條中，將其功效「治疥癬」改成了「治癩」，但不能理解成是用於治療麻風病。

阿勃參在歷代本草著作中多未收錄，在中醫方劑文獻中也未見其蹤影，可見此藥的實物傳入中國內陸的情況不多，但相關的知識記載卻未斷絕。趙學敏 (1719-1805)《本草綱目拾遺》(十卷本) 卷 4 中再度出現阿勃參，引用了《程賦統會》、《華夷花木考》和《酉陽雜俎》的描述。⁴⁹ 可見，在明清

48 Nicholas Sims-Williams, “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 Two Texts from Turfan,” *BSOAS* 74.3(2011.10): 353-374.

49 清·趙學敏撰，張瑞賢、邵麗萍校註，《本草綱目拾遺》，載張瑞賢主編，《本草名著

時期，這些文獻中有關阿勃參的知識描述，基本上仍是源自《酉陽雜俎》，只不過將其功能描述的文字略有改動而已。

作為一種域外的珍品，阿勃參在明代筆記或小說中，也偶爾出現過幾次。明代羅日鑒《咸賓錄》（萬曆十九年刻本）的《西夷志》卷 3 記載「佛林」（即拂林）的出產物品清單中，有「阿勃參（油宜塗癰疥，大效，價極貴）」。⁵⁰《咸賓錄》博收衆多典籍，此條記載無疑還是源自《酉陽雜俎》。《咸賓錄》中的這句表述也被其他著作承襲。明代羅懋登《西洋記》第 86 回〈天方國極樂天堂 禮拜寺偏多古跡〉中，記載西亞的阿丹國王昌吉刺向鄭和敬奉的禮單上列有「阿勃參十斛（油宜塗癰疥，大效，價極貴）」。該書第 99 回的禮單中，再次出現了「阿勃參十斛」。⁵¹曾經隨鄭和下過西洋的羅懋登對阿勃參有所了解，但並不十分清楚。其書中關於阿勃參性能的描述，也是直接襲自《咸賓錄》。此外，明代焦源溥《逆旅集》卷 2 的〈答眉菴上人〉詩云：「田衣遠自雞足來，阿勃參草盈靈筐」。焦源溥對阿勃參的認識顯然有些想當然。結合上述的明代文獻可證，從中唐到清代中期，阿勃參在中國的實際使用是相當罕見的，而其知識傳播也是時有時無，在有關博物世界的敘述中並不突出。

五、歐洲傳教士與清代宮廷中的拔爾撒摩

（一）明末的「巴爾娑摩」與「拔爾撒摩」

自明末以來，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相繼踏入中國內地，西方的名物、典籍與知識，以前所未有的情形傳入中國和東亞，開啟了東方學者的新視野。在傳教士的筆下，歐洲、亞洲乃至非洲和美洲等世界多個區域也開始互相「鏈接」起來，成為一個日益複雜的知識網絡，從而逐步改變了東西方世界舊有的知識格局。1583-1601 年，利瑪竇繪製了多幅中文的世界地圖。1602 年，李之藻在北京刊印的《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的

集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頁 660。

50 明·羅日鑒著，余思黎點校，《咸賓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84。

51 明·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106、1283。

最後一幅。《坤輿萬國全圖》在南美洲的字露國（Peru，即秘魯）區域有文字的附註：

字露，產香名巴尔娑摩，樹上生油，以刀劃之，油出，塗尸不敗。其刀所劃處周十二時即如故，如德亞國亦有之。⁵²

「巴尔娑摩」無疑是 balsam 一詞的音譯。利瑪竇所謂「如德亞國亦有之」一語，頗值得推敲。如德亞國，即前文所述的 Judaea（猶太）地區，該地區的達馬斯谷（大馬士革）在當時還配製出售有名的萬能解毒藥「的里亞加」（底野迦）。但很顯然，此處「如德亞國亦有之」不是指「的里亞加」，而是指阿勃參一類的 balsam of Judaea。因此，該句表明十六世紀下半葉歐洲的耶穌會士對字露出產的巴爾娑摩比較熟悉，而且也知曉該藥物與如德亞國出產的阿勃參之間的關係。這是「巴爾娑摩」一名首次出現在漢文地圖之中。利瑪竇對巴爾娑摩的重點介紹，亦反映出該藥物在歐洲名聲已經較為顯赫，該藥正是歐洲與南美洲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結晶之一。

1623 年，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 1582-1649）在楊廷筠的幫助下刊印了《職方外紀》，該書是「繼利瑪竇世界地圖之後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人文地理的著述」，書中多處介紹海外的奇人奇事與奇物等，對開闊當時中國人的世界視野起了一定的作用。⁵³《職方外紀》卷 4 敘述南亞墨利加洲（南美洲）字露國的風土人情時，敘述了一種植物：「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傳諸傷損，一晝一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不癢，以塗屍，千萬年不朽壞。」⁵⁴ 這是「拔爾撒摩」（balsam）一詞首次出現在漢語書籍中。謝方在校釋「拔爾撒摩」一詞時，主要引用了勞費爾的解釋，他還指出：「現秘魯所產的一種高大豆科植物名秘魯膠樹，所出的香膏最為著名，即此處之拔爾撒摩。」⁵⁵

《職方外紀》之後，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識》卷 3

52 （義）利瑪竇（Matteo Ricci），《坤輿萬國全圖》，收入朱維鈺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203。

53 鄒振環，〈《職方外紀》：世界圖像與海外獵奇〉，《復旦學報》2009.4(2009.7): 53-62。

54 （義）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 123。

55 （義）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 125。

中出現了拔爾撒摩樹脂。「留屍法：……字露國有一拔爾撒摩樹脂，塗尸千年不朽。」⁵⁶ 方以智雖未說明此拔爾撒摩樹脂知識的出處，但他顯然得自《職方外紀》。同時代的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地理學著作《坤輿圖說》卷下中，也記載了南亞墨利加的白露國（即秘魯）的拔爾撒摩，其描述直接照搬了《職方外紀》。實際上，《坤輿圖說》對五大洲的地理解說文字，基本上都是引用《職方外紀》。

除艾儒略、南懷仁兩位傳教士之外，第一位在海外見到（或至少聽到）拔爾撒摩的是山西人樊守義（字利和，1682-1753）。康熙四十六年（1707），樊守義隨傳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18）遊歷歐洲，十二年後始東歸。康熙六十年（1721）夏，樊守義撰成中國第一部歐美旅行遊記《身見錄》。⁵⁷ 該書記載樊守義乘船從澳門出發後，隨船抵達了亞墨里加洲（美洲）的巴以亞府（Bahia，今巴西東部城市），記載了此處的出產名品，將「巴爾撒木香刀傷油」列在首位。⁵⁸ 這說明可作為刀傷油的「巴爾撒木香」（即「拔爾撒摩」異譯名）在當地非常有名。樊守義筆下所寫的是巴以亞府，而不是字露（或白露國），這也許說明秘魯的名產拔爾撒摩油可由巴以亞府等城市外銷至歐洲等地。

趙學敏對李時珍《本草綱目》之後出現的外來藥物頗感興趣，所著《本草綱目拾遺》卷 6 收錄了「拔爾撒摩」，其文云：「拔爾撒摩《坤輿圖說》：木名，出白露國，此樹生脂膏極香烈，可入藥。敷金刀傷，一晝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不癩，塗屍千年不腐。」⁵⁹ 這是拔爾撒摩首次進入中醫本草文獻，但趙學敏並未意識到拔爾撒摩與阿勃參之間的關係，而將二者分置於不同的卷次之中。趙學敏之所以將拔爾撒摩納入本草的體系，除他閱讀過《坤輿圖說》之外，也可能與他從其他方面了解到了拔爾撒摩的一些知識有關。

（二）康熙時期清宮中的巴爾撒木香

56 明·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文津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870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78。

57 Stefano Piastra, "The *Shenjianlu* by Fan Shou-yi Reconsidered: New Geo-Historical Note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2012.12): 41-53.

58 閻宗臨，《中西交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7-198。

59 清·趙學敏撰，《本草綱目拾遺》，頁 695。

在趙學敏之前，西洋傳教士就已經將來自美洲的拔爾撒摩帶到了亞洲。自 1557 年開埠以來，澳門成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之一。創辦於 1594 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是亞洲的第一所西式大學，被後人稱之為「漢學家的搖籃」。聖保祿學院在西醫東傳歷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不僅其開設的課程中有醫藥學，而且該學院還有醫療所，從事帶有慈善性質的醫療活動。正如陸希言《澳門記》中所載的：「至於濟衆博施，不特顧病者幼者病者苦者。」⁶⁰ 聖保祿學院還有一個專門的藥房，其使用的藥方集《耶穌會秘方》收錄了 37 個藥方，使用了衆多的西洋藥。這些西洋藥多來自俗稱「小西洋」的印度果阿地區，不僅供在澳門的耶穌會士治療病人，而且在早期中西醫藥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一頁。⁶¹「其中的巴爾撒木（嗎）油，葡萄牙文為 balsamo，意為止痛膏、鎮痛劑，這種藥物在聖保祿學院藥房秘方中十分常見。」⁶² 該藥房還是西洋藥傳入內地的一個源頭。1657 年，來自聖保祿學院的保心石曾經讓江蘇常熟的多位教徒解除了病痛。⁶³ 拔爾撒摩等來自澳門或廣東等沿海地區的西洋藥，透過西方傳教士之手而陸續出現在給滿清宮廷的禮單乃至給清朝地方官員的饋贈品之中。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是康熙帝六十壽慶，各地進奉壽禮。澳門聖保祿學院為祝壽也進貢了一批藥品，包括金雞納、底野迦解毒劑、各種吐根、阿魏、樹脂、藥膏、糖漿等，其中也可能有拔爾撒摩。1717 年，聖保祿學院再次向康熙進貢了一批藥品。康熙五十六年（1717）武英殿刊刻的《萬壽盛典初集》卷 59 中，記載了大臣王鴻緒進獻的禮單，其中有多種西洋物品，包括西洋羅斯瑪里諾露四瓶、西洋保心石一塊、西洋巴爾撒木阿飴飴克里的果一盒、西洋古巴依巴油四瓶、西洋巴爾撒（撒）木油二盒、西洋葡萄酒六瓶、西洋德里亞格二匣、西洋香二匣、西洋巴爾撒木香珠十掛計二塊

60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23-125。

61 （葡）阿瑪羅（Ana Maria Amaro）著，楊平譯，〈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文化雜誌》30(1997.3): 81-92。

62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16。

63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128。

等。蕭爽《永憲錄》（1752 年成書）卷 1 中，記載了康熙六十一年江西巡撫王企靖進貢的西洋物品清單，其中包括巴木撒木香避鳳（風）巴爾沙摩一瓶、金濟納一包、安利摩牛一包、白辣濟多露我樂二瓶等異域之產。⁶⁴ 此清單轉錄於吳振棫（1792-1870）《養吉齋叢錄》卷 24，文字略有出入。⁶⁵ 《永憲錄》與《養吉齋叢錄》兩書中的「巴木撒木香」就是「巴爾撒木香」，而另一種相關的物品則是避風巴爾沙摩。「巴爾沙摩」即是 balsam 的另一種音譯。

據《清代廣東貢品》一書，康熙六十一年（1722）廣東地方官員向朝廷進貢的清單中，也包括了多種藥物：「保心石六個、巴爾撒木香一匣、豆蔻油一匣、檀香油六罐、得利啞咖二瓶、丁香油二瓶、巴爾撒木油二瓶、鼻煙六瓶、避風巴爾撒木六罐。」⁶⁶ 從所用的容器來看，「巴爾撒木香」是木質的香料；「巴爾撒木油」顯然是油質的。「避風巴爾撒木」也有可能是油狀的樹脂。廣東向朝廷進貢的巴爾撒木油等藥物很有可能是來自澳門的傳教士之手。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廣東巡撫范時崇遵旨委托西洋人從澳門獲取西藥格爾墨斯（*quermes*），並將此藥送到朝廷。

康熙皇帝曾服用傳教士張誠和白晉帶來的金雞納霜粉治癒瘧疾，又服用羅德先配製的胭脂紅酒而治癒心悸，切身體驗到西洋藥的益處，他對西方醫學知識產生強烈的興趣，無論是在藥物使用，還是西洋醫書的翻譯等方面，都表現出了較高的熱情。康熙帝經常將西洋藥賜給患病的臣民們，也要求習醫的傳教士在宮中配製西洋藥，因此，他對西洋藥有較高的認同感。康熙在位期間，江西巡撫郎廷極進奉茶葉、西洋玻璃器皿、多種西洋藥物，包括「西洋番紅花壹瓶、西洋金雞納壹匣、西洋安的莫牛壹匣、西洋的莫油壹瓶、西洋各巴衣巴油壹瓶、西洋葛爾敏油貳瓶、西洋避風巴爾撒木貳盒、西洋鼻煙貳瓶」。康熙帝在郎廷極的奏摺上，用朱筆對二味西洋藥名進行了修訂，即「西洋昂的莫牛壹匣」和「西洋葛爾敏的那油貳瓶」，他還在「西洋避雷石壹件」之下，加了一個批註，即「非避雷石，是止血石，不甚佳，不能止血。」⁶⁷ 這

64 清·蕭爽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8。

65 清·吳振棫撰，童正倫點校，《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06-307。

66 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頁 10-11。

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 8 冊（北京：檔案出版社，

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對部分西洋藥名及其作用頗為熟悉。在康熙在位的中後期，巴爾撒木油等各類西洋藥經由多種途徑進入清宮。

（三）雍乾年間進貢的巴爾撒木油及其配製與使用

1846-1848 年梁廷枏編寫的《海國四說》中記載了雍正與乾隆年間意大利里亞國（義大利）與博爾都噶爾國（葡萄牙）的數次遣使進貢活動，⁶⁸ 主要如下：

1. 雍正三年（1725），意達里亞教化王（教宗）進貢物品中有「巴爾薩嗎油二盒」。

2. 雍正五年，意大利里亞國「又遣使貢方物」，其中的物品有玻璃瓶貯各品藥露、石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璧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理巴爾撒木油等。⁶⁹

3. 雍正五年，「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遣陪臣麥德樂等具表慶賀，恭請聖安，進獻方物」，其中有玻璃瓶貯各品藥露五十四瓶、右巴依瓦油四瓶、聖多默巴爾撒木油四瓶、璧露巴爾撒木油二瓶、伯肋西理巴爾撒木油二瓶、巴斯第理十二瓶等。⁷⁰ 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五世（João V, 1689-1750）的使臣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e Menezes, 1687-1766）來華是當時雍正帝頗為看重的一件大事。⁷¹ 董少新指出，禮品中的巴爾撒嗎油，即巴爾撒木油，是指 balsamo 鎮痛劑。「聖多默」巴爾撒木油（St. Tomé balsamo）是指來自非洲聖多美島所產的；「璧露」或是指秘魯；「伯肋西理」（Brazil）或是指巴西。⁷² 這三種巴爾撒木油不是歐洲所產，而是來自非洲和南美洲。

4. 乾隆十八年（1753），「西洋博爾都噶爾雅國王若瑟，遣陪臣巴哲格

1985），頁 1118-1119。另參見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225-227。

68 清·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25-229。

69 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頁 227。

70 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頁 228。

71 可參見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9-41。

72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251。

等具表慶賀，進貢方物」，其中有巴爾撒木酒等貢品。⁷³

上述四次進貢，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年份，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雖然每次進貢的物品有不少重複，但每次進貢時的環境與社會背景亦有所不同。

乾隆年間，任光印、張汝霖編纂的《澳門記略》卷下，記載了一些西洋舶來的「香品」，有龍涎香、龍腦香、巴爾酥麻香、伽楠香、檀香、乳香等。書中將巴爾酥麻香解釋為「即安息香」，⁷⁴顯然有誤。「巴爾酥麻」也是葡萄牙語 *balsam* 的音譯，而安息香在中醫文獻中的歷史頗為悠久，中醫對安息香的形態、性能與使用也相當熟悉。作者此處有可能是用中醫熟悉的安息香去比附不熟悉的舶來品「巴爾酥麻香」。此後，徐朝俊在《高厚蒙求》中，也引用《職方外紀》，描述了秘魯的名產拔爾撒摩。⁷⁵

與底野迦（*theriaca*）以「德哩啞噶」、「得利啞咖」、「德里鴉噶」（滿語 *deriyaga* 的譯名）等名稱應用於滿清宮廷一樣，⁷⁶拔爾撒摩也可能被清宮的醫生們使用過，但可能不如底野迦那樣使用較廣。外來的西洋醫藥多收藏在清宮的武英殿露房之中，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西洋傳教士在北京的命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康熙帝當時感興趣的那些西藥也逐漸淡出了宮廷御醫們的視野。⁷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中的一件檔案（膠卷號 63）就記載過雍正四年（1726）二月造辦處的一次西洋藥清理活動。該檔案的內容如下：

初四日，太監杜壽交來達嘎瑪嘎一包、呂宋菓一琉璃瓶、安弟莫牛一盒、昂莫呢呀嘎二盒、厄瑪撒古各蠟一盒、多爾門的蠟一盒、各斯多多爾者一匣、撒爾味亞二盒、阿瑪撒嘎伯尼一盒、金納雞納一盒、白得里永一盒、阿瑪尼肋彌一盒、郭里波二錫盒、必可斯一盒、共達一玻璃盒、巴西的蠟

73 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頁 229。

74 清·任光印、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 74。

75 王爾敏，〈近代科技先驅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2(2012.4): 77-95。

76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Antoine Thomas, SI as a 'Patient' of the Kangxi Emperor (R.1662-1722):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 *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 64.1(2012): 213-250.

77 董少新，〈西醫入京與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之演變〉，《暨南史學》3(2004.12): 439-453。

二玻璃盒、索耳達一匣、阿爾各爾莫斯三琉璃瓶、亞新拖一錫盒、瑣亞依石二盒、蜜蠟剛嘎二琉璃盒、亞們多菓核一小口袋、**巴爾薩木油**二琉璃瓶、三錫瓶、檀香油六小琉璃瓶、一錫盒、得利亞咖二錫瓶、**巴爾薩木香球**十八件、**畢錄地方出的巴爾薩木油**二錫瓶、丁香油二磁瓶、二錫盒、蘓合油二錫盒、避風巴爾薩木香一椰子盒。

傳旨著西洋人認看，欽此！

本日據西洋人巴多明、羅懷忠認看得：達嘎瑪嘎一包係小西洋樹上津沫，化開攤在布上貼，脾胃病最能健脾止瀉。呂宋菓一琉璃瓶二匣，安弟莫牛一盒，俱係好的。昂莫呢呀嘎二盒，係配利翡訥膏用。厄瑪撒古各蠟一盒，不知用法。多爾門的蠟一盒，係配亞新拖藥用的。各斯多多爾者一匣，撒爾味亞二盒，俱係配得里亞噶用的。阿瑪撒嘎伯尼一盒，係樹上津沫，配得里亞噶用的。金納雞納一盒，係治瘧疾用的。白得里永一盒，係配利翡訥膏藥用的。阿瑪尼肋彌一盒，不認得。郭里波二錫盒，係大夫的名字，是他配的藥，說治傷寒發燒病症用，沒有驗過。必可斯一盒，係熬黑巴里崗膏藥用。共達一玻璃盒，係西洋菓子，帶在身上，回避邪味。巴西的蠟二玻璃瓶，係吃的糖蘸。索耳達一匣，係治跌打損傷用的。阿爾各爾莫斯三琉璃瓶，係治心跳用，此內有麝香，其味平常，上用不得。亞新拖一錫盒，係好的。瑣亞依石二盒，係小西洋人做的藥，沒有用過。蜜蠟剛嘎二琉璃盒，係小西洋人做的藥，沒有用過。亞們多菓核一小口袋，係食用之物。**巴爾薩木油**五瓶，西洋檀香油六瓶一錫盒，得利亞咖二瓶，**巴爾薩木香球**十八件，**畢錄地方出的巴爾薩木油**二瓶，俱係好的。丁香油二瓶二錫盒，係假的。蘓合油二盒，係好的，做避風巴爾薩木香用的。避風巴爾薩木香一椰子盒，係好的。寫奏摺一件，並以上等件，俱仍交太監韓貴持去訖。⁷⁸

此名單中，與拔爾撒摩相關的藥物至少有三類（巴爾薩木油、畢錄（即秘魯）出產的巴爾薩木油、巴爾薩木香球），這說明當時的清宮中有來自秘魯和其他地區的巴爾薩木油。巴爾薩木除了油之外，還製成了香料和香球。這樣的用法與其在西洋的用法基本上一致。從雍正的下旨批示來看，雍正四年時，宮廷御醫已不太清楚這些西洋藥了，需要請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羅懷忠（Giovanni Giuseppe da Costa, 1679-1747）來

7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333-334。

察看解說。巴多明來自法國，精通多種語言，知識淵博而充任康熙皇帝的近侍。他對中醫學也非常有興趣，是促進早期中醫藥知識西傳的重要人物之一，⁷⁹並在清宮中主持過西洋學館。⁸⁰義大利的羅懷忠精通外科醫理，康熙五十四年（1715）底奉召進京，以「扈從御醫」的身分在內廷行走，為皇家及王公貴族診病。羅懷忠在京行醫三十二年（1715-1747），開辦診所，醫治窮人：「日日對來診者贈藥裹瘍。常被延至王公貴人邸治疾，然彼尤願為寒苦人治疾。貧病之人來就診者，則贈以善言、財物、藥劑；不能來診者則自赴病者家，有時為之診治終日」。⁸¹雍正朝的檔案中，還記載了一次「傳旨著西洋人羅懷忠認看西洋藥」。⁸²羅懷忠熟悉當時的西洋藥乃確切無疑。

雍正即位期間，雖然西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因政局之因受到較大的限制，但是耶穌會士在清宮中的醫事活動並未停止，還不時在宮內配製巴爾撒木香等西洋藥物。雍正六年（1728）四月十六日，郎中海望交給雍正御覽的藥物及配方清單中，有巴爾薩木油等。雍正帝的御批為：「此油、此香武英殿、養心殿盡有收貯的，著西洋人配合。」⁸³四月二十一日，造辦處按照巴多明、羅懷忠的方子和武英殿舊存的合香方分別配製了「避風巴爾撒末香」。此次配製所採用的配方是：「白豆蔻油一兩，巴爾撒木油三錢六分，龍涎香一錢六分，蜜蠟金油一分，麝香一錢，筒桂皮油一分，丁香油七厘，底莫油三厘，辣文都油七厘。」⁸⁴從配方來看，巴爾撒木油用於配製避風巴爾撒末香。對新配製的避風巴爾撒末香，雍正帝的御批為：「武英殿舊存的香方香味

79 王銀泉、徐海女，〈清初入華耶穌會士巴多明中醫西傳活動述評〉，《貴州社會科學》2015.8: 50-56。

80 郭福祥，〈巴多明與清宮西洋學館〉，《紫禁城》1997.4: 22-23。

81 （法）費賴之（Lo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51-652。張先清，〈疾病的隱喻：清前期天主教傳播中的醫療文化〉，《中山大學學報》2008.4(2008.7): 100-111。

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6。

83 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頁 96-97。

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3 冊，頁 221。

好。」⁸⁵ 可見，直接從海外輸入的品質要高於在清宮中新配製的避風巴爾撒末香。巴爾撒末香有多種用途。「雍正七年，做避暑巴爾撒末香小象牙盒十件。」⁸⁶ 這些鑄作的小象牙盒，是來裝可避暑的巴爾撒末香的。雍正八年，造辦處「累絲作」的工匠們「鑿陽紋花燙巴爾撒末香佛鍋等物」。⁸⁷

巴爾撒末油在清代還被視為主治刀傷的良藥，民間使用非常罕見，除清宮使用外，主要用於軍中。雍正十二年（1734）內務府檔案記載：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內大臣海望奉旨：據額附策凌奏稱，巴爾撒末油軍前深為適用，爾將油多多料理些，用盛茶錫瓶盛裝，務期堅固包裹，帶與額附策凌應用。欽此。於本月初九日司庫常保將巴爾撒末油二十斤盛在造辦處做得大錫瓶二十瓶、小錫瓶四瓶、盛茶錫瓶十六瓶，以上共四十瓶……。⁸⁸

從年產量來說，來自南美的巴爾撒末油遠超西亞的阿勃參。能治刀傷的巴爾撒末油正符合當時西北前線軍隊戰事的需要。巴爾撒末油不僅僅用於軍事醫療，而且也用來合香，配製宮中使用的香球。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將西洋香面六兩、龍涎香五袋、狍香五分、巴爾撒末油四兩，配得香球六個。每個重一兩七錢。又做四個。」⁸⁹ 這些香球供皇室或官員們使用。

據清內務府檔案記載，乾隆年間，傳教士在清宮中也配製了拔爾撒摩香與油。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帝諭令葡萄牙傳教士羅啟明（Manuel de Mattos, 1725-1764）配製「巴拉薩嗎香」。羅啟明是「乾隆十六年（1751），來京效用，志宣聖信，言行化人，施醫捨藥，兼濟神形」。⁹⁰「在御醫白世秀的協助下，羅啟明用乾清宮所存儲的龍涎香一錢、桂皮油七分、

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3冊，頁221。

86 朱家潛、朱傳榮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168。

87 朱家潛、朱傳榮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頁197。

88 朱家潛、朱傳榮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頁265。承蒙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劉世珣同學告知此則史料，謹此致謝！

89 朱家潛、朱傳榮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頁270。

90 林華等編，《歷史遺痕——利瑪竇及明清西方傳教士墓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88。

丁香油六滴、琥珀油一錢、巴拉薩嗎香油八錢；武英殿所存的肉豆蔻油一兩七錢、黑龍涎香一錢，以及羅啟明事先配製的荊芥穗油一錢，於五月二十八日配成巴拉薩嗎香，由催長葆光持進交訖。」⁹¹ 同月，內務府造辦處又再次配製了巴爾撒末油。⁹² 在故宮博物院現存的一個裝黑色巴爾撒末油的扁形玻璃瓶子上，貼著兩張小字條，一為「稀巴爾撒末油淨重一斤九兩」，一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白世秀討去巴拉薩嗎油八錢，配避風巴拉薩嗎香用。」⁹³ 這兩張字條說明清宮對西洋藥物的管理有較為嚴格的制度，對藥物的名稱與劑量都有清楚的標識；西洋藥物的使用與去向也有確切的記載，包括了時間、所涉及的人物、劑量、用途等必要的資訊。白世秀參與配製避風巴拉薩嗎香一事，與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相吻合，說明字條上的記載是真實的。這也是中西醫生在清宮醫事與製藥活動多次開展合作中的又一個例子。而從「稀巴爾撒末油」、「巴拉薩嗎油」、「巴拉薩嗎香」三個譯名來看，清宮的御醫們對拔爾撒摩並未使用統一的名稱。

（四）拔爾撒摩在嘉慶清宮中的餘音

清宮武英殿露房中的那些西藥既有康熙年間的遺留，也不乏雍正與乾隆年間陸續收到的海外貢品。在乾隆年間，由於傳教士的勢力大部分被逐出清宮，武英殿露房中的西藥也無人問津。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 1 記載了嘉慶十九年（1814）對這些藥物的處置情況：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藏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鰲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

91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2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 4 冊，頁 302-303。

9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28 冊，頁 10-11。

93 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頁 100，圖 30「巴爾撒末油」。

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⁹⁴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24 亦記載了嘉慶帝以西洋貢藥下賜大臣之事。然諸藥油已經成膏，說明其多年未曾動用，自然是「年久未詳其用」了。康熙之後，這些西洋藥物很多不再被御醫使用。「舊檔冊悉焚」則使這些藥物的使用情況及其相關的知識，變成了不可知曉的謎團。

清代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 3 對武英殿露房中這批西洋藥物的組成及其結局記載最為詳細。「嘉慶十九年（1814）八月初七日，因修理武英殿露房，進呈庫中所藏，頒賞內廷大臣。先文僖公以戶部侍郎入直南書房，與賜〔諸藥〕。」所獲賞賜的藥物共有 220 種，包括肉荳蔻油、肉荳蔻花油、阿里西油、都爾們底那油、郭巴益巴油、丁香油、蘇合油、冰片油、肉桂油、利諾油、噶几雅油、密羅費的里油、郭羅多油、方日班你油、熱爾索密尼油等多種藥油，其中還有「巴爾撒米油三斤一兩三錢五分六玻璃瓶，治刀傷」。⁹⁵ 從對音來說，巴爾撒米是拉丁文 balsami 的音譯，balsami 與 balsam 所指的都是巴爾撒木油。拔爾撒摩（巴爾撒米油等）的主治功能為「治刀傷」。嘉慶十九年並未將清宮的西藥一次性全部處理掉，有些還交給了造辦處。據關雪玲介紹，「故宮博物院至今還遺留有多爾門的那油、冰片油、水安息油、巴爾撒末油、薄荷油、沉香油等。」⁹⁶ 需要注意的是，從康熙至乾隆時期，清宮的西洋藥基本上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藥物，並沒有用藥物化學方法研發出來的西藥。

同樣地，在南亞、東南亞以及澳門等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與西洋相關的傳教和貿易活動也陸續帶來了拔爾撒摩。崔維孝指出：「方濟會的醫生們還將他們自己製作的藥品寄到馬尼拉以及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教士們。在艾腦爵（Blasius García, 1635-1699）之後的安多尼醫生領導醫院的時候，每年都會給馬尼拉方面寄去大量的解毒藥（*triaca*）、風信子、紅糖、大黃粒和精煉大黃、中風香脂藥膏（*bálsamo apoplético*）等等。而廣州醫院則會從馬尼拉方面收到球根牽牛根莖、鼠尾草、歐洲藏紅花、香脂藥膏（*bálsamo*）、松脂精、

94 清·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1。

95 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58-70。對這些藥物譯名的還原，參見豐雲舒等，〈清宮御用外來藥物考〉，《西域研究》2015.4(2015.12): 42-49。

96 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頁 93-101，圖 26、27、29、30。

羅望子果等各種藥材和藥品。」⁹⁷此處的「中風香脂藥膏」和「香脂藥膏」就是不同種類的拔爾撒摩。這說明歐洲的方濟會士將來自美洲的拔爾撒摩從歐洲運送到東南亞和中國內地。在眾多的歐洲來亞洲傳播福音的教派中，方濟會不是熱衷「以醫輔教」的一個特例，其他教派的教士也在亞洲各地傳教時，使用可用來治療外傷的常用藥物拔爾撒摩。

六、日本江戸時期蘭藥方與拔爾撒摩的使用

（一）巴爾娑摩——《西洋紀聞》中的引用

日本江戸時期（1603-1867），以荷蘭人等歐洲人爲中介代表，西洋的學術、文化與技術等知識陸續傳入日本，形成有別於前代的蘭學（Rangaku）潮流，其中西方的醫學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被稱爲蘭醫學。早期的蘭醫學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直接由西洋醫學著作翻譯過來，如《解體新書》等；二是日本學者受西洋醫學影響而撰寫的著作，如《荷蘭本草和解》等。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傳入日本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⁹⁸1708年，新井白石（1657-1725）的彩摹版《坤輿萬國全圖》中，抄錄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關於「巴尔娑摩」的文字，只不過，將其寫成了「巴尔娑摩」。如同漢譯佛經抄本中「娑」與「婆」二字常被誤抄的情況一樣，此處的「娑」也是「婆」字的誤寫。1713年，新井白石撰寫了《西洋紀聞》（三卷本），卷中亦引用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內容，並指出「西洋地方出產的巴爾娑摩，乃此樹油也。問荷蘭人此物產地，答曰秘魯。即漢譯字露。巴爾娑摩，balsam 是也。」⁹⁹1715年，新井白石又在《采覽異言》卷4「字露」條下，同樣引用了相似的內容。¹⁰⁰可見新井白石在閱讀了利瑪竇的漢文書籍後，又

97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21。

98 江靜，〈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日本〉，《浙江大學學報》33.5(2003.9): 47-53。

99 （日）新井白石著，松村明校註，《西洋紀聞》（東京：岩波書店，1975），頁51。

100 （日）新井白石，《采覽異言》（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抄本，1820），葉80。

詢問荷蘭人有關此物的產地以及西文的名稱，他再將荷蘭人介紹的知識與漢文典籍結合起來。這正是當時日本學者在面對蘭學初興之時的通常做法。

蘭醫學傳入日本，不僅帶來了最新的人體解剖、神經系統等知識，還有無法統計的新藥物，以及對日常藥物的植物學或化學的藥理分析，內容極為廣泛。在這些新藥中，就有多種拔爾撒摩。在與蘭醫學相關的著作中，balsam 一詞有多種漢字音譯形式，如：拔爾撒摩、拔爾撒謨、拔爾撒母、拔爾散謨、拔律殺沒等。即便是同一著作中，也可能不只上述的一種寫法。

（二）「此為聖藥也」——《蘭療方》中的「拔爾撒母」

蘭醫方中使用拔爾撒摩的方劑較多。廣川獬翻譯的《蘭療方》（1794-1803年譯）「通計三百十二方」，多處提到了「拔爾撒謨」。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蘭療方》版本，其中的驚風部分有「活潑劑」，「治發驚、胸窒、不知人事者」，該方使用了泊夫藍（即番紅花）、拔爾撒摩三滴等。癰疽部分列舉了「拔爾撒母（解痛愈瘡，見同症）。」癰瘡部分「拔爾撒母（主煩痛不解及蝕爛不愈，見傷損）。」傷損部分列舉了拔爾撒母的效用以及配製方法：「Balsem 拔爾撒母：主傷損、疼痛、惡瘡、腫痛，長肉、愈疵。此為聖藥也。」其配製為：「檜脂十錢、熊膽五分、琥珀七錢、乳香、沒藥各五分，右五味，以亞設篤窩那油，文火煉熟，濾去滓。內壺密封，經久為可。」湯火傷部分列舉「拔爾撒母（主瘡難愈，見同症）。」鼻瘡部分列舉「拔爾撒母（主疼痛甚者，見同症）。」喘息部分的「強神丸」中使用了「拔爾散謨格拜霍」三錢。痔疾部分列舉「拔爾撒母（主前症甚者，見同症）。」《蘭療方》不僅列出了拔爾撒母的配製方法，還特別指出其是「聖藥」。關於此藥，與《蘭療方》相配套的《蘭療藥解》也指出，「Balsem 拔爾撒母：主退痛愈疵，擬造法見《蘭療方》〈傷損〉。」

（三）《和蘭醫方纂要》中的「拔律殺沒」

桂川甫周（1751-1809）譯《翻譯地球全圖略說》（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共四冊），是「1648年刊ブラウ（Willem Blaeu, 1571-1638）の世界図解説の翻訳」。該書卷4〈亞墨利加第四〉有五處記載了拔爾撒摩，具體如下：（1）「答尼恋」的「加尔太羿那」之地交易茂盛，包括脂膏之屬的拔爾撒摩、萆苈、血竭以及黃金等。（2）「渴利白那」的「若意亞那」有「蘆薈、蘓木、

木綿、拔尔撒摩」等物產。(3)「渴利白那」的「須里那墨」的出產則有「木綿、煙草、材木、蘓木、阿沒勒、拔尔撒摩」等。(4)「字露或作白露、百伊兒」條下，記載當地的土產有「金銀、汞、朱砂、拔尔撒摩、沙糖、木綿」以及其他諸般藥料、玉石等。(5)「伯西兒」，南亞墨利加最東的地區，也有「木綿、咱夫藍、拔尔撒摩、龍涎、烟草、沙糖、蘓木」之類的物產。

文化十四年(1817)，江馬元弘(松齋，1779-1820)刊印了所譯的《和蘭醫方纂要》(四卷本)，該書卷 2 的「治勞疾肺病咳嗽：拔律殺沒酷把乙巴(balsam copaiba)和雞卵嚥下。」卷 2 的另一個藥方，使用了「藿香舍利別、黑泥灼的里亞加各二錢、肉桂露水二十錢、阿片五分、拔律殺沒督律匪坑(balsam Bolivia)三分，右調和白湯送下。」卷 3 下有「拔律殺沒酷把乙巴」，其卷 4「治癰淋症中刺痛小便淋瀝」一方中，也使用了拔律殺沒酷把乙巴。卷 4 後的附錄對此藥和同類的另一藥物進行了解釋，分別如下：

拔律殺沒酷把乙巴：即樹脂也，我邦無產，出於蒲將失栗乙國，其色白黃，稍帶臭氣，與篤嬌香，其性甚相近。舶來間有之。

拔律殺沒督律匪坑：即樹脂也，我邦無產，出於督律匪坑(Bolivia)國。其色赤，有香氣。舶來間有之。¹⁰¹

這些簡要的解釋正說明了在十九世紀初期，來自南美洲的拔爾撒摩樹脂早就通過海上貿易而進入日本了，而同時期的漢文資料中並沒有這些拔爾撒摩樹脂在中國的貿易紀錄。

吉雄俊藏(尙貞，1787-1843)翻譯了英哥圓甫爾互(Jan Kouwenburg)的《和蘭內外要方》(共十二卷)，文政三年(1820)刊行。該方書中也有用於治療癰腫症的兩個以「拔爾撒謨胡拜巴」(balsam copaiba)配製的膏藥、卷 3 的「拔爾撒謨胡拜巴」和「拔爾撒謨百露比亞泥」(balsam peruvian)等。

(四)《遠西醫方名物考》中的多種拔爾撒謨

1822-1825 年，由江戶後期著名的蘭學者宇田川玄眞(字榛齋，1769-1834)譯述、宇田川榕菴(1798-1846)校補的《遠西醫方名物考》(三十六

101 (日)江馬元弘譯，《和蘭醫方纂要》第 5 冊(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好蘭堂藏版，文化十四年刊)，附錄，葉 10。

卷本)問世。該書中有對多種拔爾撒謨的詳細解說，包括卷1的「硫磺拔爾撒謨」、卷2的「拔爾撒謨卒爾布兒斯(balsam sulphurous?)即硫磺拔爾撒謨」等。該書卷3對「拔爾撒謨格拜霍」的功能解釋為：

拔爾撒謨銅=拔爾撒謨格拜霍(balsam copaiba 西班牙或葡萄牙語，balsam 拉丁語，Witte Amerikaanse Balsem 荷蘭語)。

此為進口品，需按下述譯文辨別真偽再行使用。

此物產於巴西等南美洲諸國。……此物有兩種。一種為淡黃、透亮、清稀的油狀物。這是剛鑽開樹時流出的脂。第二種為濃稠黃色，如松脂一般。這是從樹的裂口流出來的物體。二者味道辛苦，香氣芳烈……。

主治：性熱。收瀉。強壯神經，治療無內創熱毒之肺癆及羸瘦病。或治肺傷久咳或體虛無毒的滑精淋疾……。

又，「拔爾撒謨李露」的性能如下：

拔爾撒謨李露 又名「バルサム・ペルビアニ」(balsam peruvian 拉丁語)「スワテ・インデアーンセ・バルセム」(zuid(?south) indiaanse balsem 荷蘭語)。

此為進口品，需按下述譯文辨別真偽再行使用。

此為從美洲秘魯(國名)產的一種小樹中鑽刻取出的華爾斯。有三種。第一種為油狀，有流行性，透亮白色具有芳香。名為秘魯白拔爾撒謨。為最上品。因此極為稀少。第二種乾硬，如松脂般。名為乾拔爾撒謨。不可用於藥用。

主治：性熱。收瀉。強健神經，防止腐敗，且可清洗敗液使其成蒸汽排泄而去。消散寒性結腫。又對肺癆羸瘦病、久咳喘急、淋疾等虛症有效……。¹⁰²

《遠西醫方名物考》對拔爾撒謨的解釋是最為詳細的，也是當時最具「現代性」和「科學化」的敘述，體現的是西醫在全球醫學發展中的領先位置。天保五年(1834)，宇田川榕菴刊行了《植學啟原》(三卷本)，該書「對江戶時代本草學、博物學的興盛及近代植物學、藥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¹⁰³《植學啟原》卷3對華爾斯(De Harssen)、趨謨華爾斯(De Gomharssen)、拔爾

102 (日)宇田川真直譯述，宇田川榕菴校補，《遠西醫方名物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風雲堂版，文正五年刊)，卷3，葉1-5。上引《遠西醫方名物考》中的譯文，乃日本關西大學張兆旭同學提供，謹此感謝！

103 蘇枕書，〈從《菩多尼訶經》到《植學啟原》〉，《南方都市報》2014.11.9，GB16版。

撒摩等植物進行了簡要的解釋：「拔爾撒摩，華爾斯之含精油出於後而流動者也。有佳香，餹則滴精油，如孛露（Peru）、多露（Turu）、墨加、格湃霍（Copaiba）等，蘓合油、的列並底那（terebinthina，松節油）是也。」¹⁰⁴ 這樣的解釋與宇田川榕菴校補過《遠西醫方名物考》，熟悉多種拔爾撒摩的性能不無關係。

在江戶後期以及明治前期日本翻譯的西洋醫書或日本學者在本土撰寫的醫方著作中，拔爾撒摩系列的藥油、藥膏出現的次數較為頻繁，這些藥物基本上不單獨使用，而是與其他藥物一起配製成藥劑。伊東文仲重譯的加幾安頓（Karl Christian Anton）著《遠西方彙》，共 30 卷，刊行於 1852 年。該書卷 2 的 154 個藥方等藥方中，也使用了拔爾撒謨孛露等藥。林桐海（1813-1895）翻譯的《窠篤兒藥性論》卷 6 有「拔爾撒謨窩卜侄兒托夫」、卷 13 有「拔爾撒謨巴里爾刺」、卷 14 有「拔爾撒謨骨湃霍」（balsam copaiba）、「拔爾撒謨加奈答」、「潰瘍拔爾撒謨」等多種製劑。適齋堀內《醫家必携》卷 1 有兩種「拔爾撒謨骨湃波」（balsam copaiba）、「拔爾撒謨加奈答」，列在「利尿劑總括」的名目下。

從上引的蘭醫學文獻來看，日本學者不僅翻譯了來自西洋的醫學著作，其中有多種關於拔爾撒謨的藥方，而且還撰寫了不少對拔爾撒謨的解釋，並收錄在外來語的日本辭典中，如桂川甫周梓《和蘭字彙》（1855-1858 年刊行）中的 Balsem 譯作「脂樣膏藥」。¹⁰⁵ 宇田川榕菴的《博物語彙》中也有一個詞條：「balsam：拔爾撒摩、吧喇沙末油」。很顯然在江戶時期，日本醫家對拔爾撒謨的來源、用途、性能等，都有深入的了解。此外，在解釋拔爾撒謨的時候，日本醫家並沒有像在解釋底野迦（的地亞迦，theriac）的時候，經常將漢醫與蘭醫知識交錯在一起，而是直接使用來自西洋的醫學知識。《坤輿萬國全圖》和《職方外紀》在日本流傳較廣，後者雖受到禁止，但這些書中有關拔爾撒謨的記載依然被日本學者所知曉。然而，日本醫家涉及拔爾撒謨的解釋基本上是直接引用蘭醫學著作，而較少使用《職方外紀》及漢醫文獻中的記載，這說明日本醫家在拔爾撒謨的知識接受與實際使用方面遠遠超

104（日）遠藤正治、加藤僖重、幸田正孝、松田清，《宇田川榕菴植物學資料の研究》（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14），頁 339。

105 參見（日）齋藤靜，《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東京：篠崎書林，1967），頁 17-19。本條資料也是張兆旭同學提供，謹此感謝！

過了中國的醫家。

七、餘 論

從宋元之後，中醫臨床用藥越來越集中，逐步形成一種固化的格局，而本草著作收錄的中藥名目越來越多，二者之間出現了極大的反差。本草著作對中藥的記載，除強調藥物內在的性、味、毒、功效等內容外，還描述藥物的文化屬性，但藥物的文化屬性與該藥物的臨床使用常有很大的差異。自唐宋以來，臨床診斷時的中醫與中藥的使用並沒有合二為一，醫與藥分家的現象司空見慣，亦即大多數的中醫只負責開出處方，而中藥主要由藥鋪掌控，按方揀藥。用藥並不是由醫生決定的，而是由採藥者、藥鋪（藥材銷售商）、成藥製造商（乃至近代以來日漸盛行的廣告商）等決定的。因此，考察某一種中藥的使用，要放到一個長時段的大背景下去討論。在中醫語境中，域外藥物的使用與本土的常用中藥又有明顯的不同，當域外某一藥物從未（或不再）出現在中醫臨床的核心藥單上時，遭到淘汰就成了一種自然的現象。

與具有刺激性氣味、在中醫临床上受歡迎程度不高的外來藥阿魏不同，作為域外的樹脂類藥，中古時期西亞出產的阿勃參進入了博物學著作《西陽雜俎》之中，此後主要在中國的筆記或本草著作中流傳，而在中醫家的醫著中很少發現有其臨床實際使用的記載。雖然阿勃參這類樹脂藥在中古時期的伊斯蘭醫學界被視為萬能之藥，而且在中世紀還被歐洲學者渲染上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色彩，但它在中國的使用卻從未流行開來。在大航海時代之後，南美洲秘魯等地出產的拔爾撒摩逐漸取代了阿勃參，並廣泛流傳到歐亞之地。明清之際，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入華，拔爾撒摩的知識透過《職方外紀》等文獻而為中國學者所知。然而，不管是阿勃參還是拔爾撒摩，在清代文士眼裡，還是被當作是域外奇珍之物而歸屬於博物之類。張培仁《靜娛亭筆記》（清刻本）卷2的〈海外異聞〉，即云：「海外秘魯國有拔爾撒摩樹，生脂膏極香，敷傷即合，敷痘不癢，敷尸不腐。」盧秉鈞《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23引「《八埏譯史》載」的拔爾撒摩，實際是轉引自《坤輿圖說》的內容。而專以記載海外世界新知的魏源《海國圖志》，其卷67〈外大西洋〉中有關拔爾撒摩的內容，也是抄錄自《職方外紀》。即便是一些飽讀詩書的學者也不熟悉拔

爾撒摩這一物產到底是怎麼回事，俞樾（1821-1907）在晚年所作《茶香室叢鈔》中，引用了「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孛露國有一拔爾撒摩，樹脂塗尸，千年不朽。」其按語則明確指出：「孛露國不知何地，拔爾撒摩亦不知何樹。」¹⁰⁶ 像俞樾這樣的大學者對新時代的域外史地與名物都缺乏基本的認識，更不用說普通的民衆了。

就拔爾撒摩的使用而言，它即便被西洋傳教士、西洋使臣、中國的地方大員或朝廷重臣們作為貢品（或禮物）而出現在滿清宮廷之中，並曾被發送到西北前線提供軍隊使用，也配製過香球，但較少被朝廷醫家用於臨床。拔爾撒摩偶爾出現在十九世紀初胡廷光《傷科彙纂》之類的中醫文獻中，也不過是照搬《坤輿萬國圖說》或《職方外紀》中的描述，而沒有任何新的知識論述，更未見任何使用拔爾撒摩的方劑。這樣的情形與日本江戶時期蘭醫學背景下拔爾撒摩的使用，確實有著很大的差別。可見，從明末到清代中前期，中國的學者與醫家並不清楚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之間的關聯與變化，而同時期的日本學者卻逐漸對該類藥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這也是前近代（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域外藥物在中國的實際表現，說明大部分的中醫學者在主動吸收外來新鮮知識方面缺乏足夠的興趣。而中日醫家在該藥認知方面體現出的這一差異，實際也是中日文化近代化差異之縮影。

在鴉片戰爭之後，隨著西方人士入華者日益增多，西醫藥的傳入也是以前所未有的狀態呈現，樹脂類的藥物頗佔分量。英國醫學家來拉（John Forbes Royle）、海得蘭（Frederick William Headland）增補、哈來（John Harley）增刪補訂同撰的《西藥大成》，由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趙元益筆述。《西藥大成》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它是近代醫藥學轉型時期的一個縮影，它對藥物的描述包括了博物學涵義的文化屬性，也有自然（生物）屬性的揭示，還有藥物臨床屬性的敘述，其中不乏前代醫家的「經典」論述。該書中的balsam被音譯為「波勒殺末」。與之相關的系列藥物有：波勒末（balm）、基列波勒殺末（balsam of Gilead）、波勒殺末類（balsamads）、阿非利加波勒殺末騰凸倫（balsamodendron Africanum）、啞普波勒殺末波勒殺末騰凸倫

106 清·俞樾著，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叢鈔》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819。

(*balsamodendron opobalsem*)、到魯波勒殺末(*balsamum Tolutanum*)、秘魯波勒殺末(*Balsamum Peruvianum*)等。該書中對波勒殺末的類型、藥性之分辨甚為詳細，尤其是對該藥物的化學分析，代表了近代西方醫學的最新進展。然而，這些知識並未內化到中醫藥物學著作之中，只是偶爾出現一絲痕跡而已。甘韓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7上所收錄的文章中，提及了幾種香油：「樟腦、波勒殺末、油香、松香、膠香、黃蠟之類，俱為不含淡氣而輕氣有餘之質。」《西藥大成》中之所以不是沿襲阿勃參或拔爾撒摩之名，而是代以新譯的「波勒殺末」之名，或許一方面表明在譯者（尤其是協助翻譯的中方學者趙元益）的腦海中，二者沒有知識上的承襲關係，出現了知識傳承過程中的斷裂現象；另一方面也說明《西藥大成》已經完全拋棄了前代那種簡要的「博物學」式的「西國奇珍」敘述，而以新的化學藥理分析與近代植物學分析的格式出現，這就是西方醫學發展的一種明晰的軌跡。不過，在西醫如此前行的軌跡中，中醫學卻還在固守以往的敘述而陷入「不知魏晉」的境地，更沒有在傳統藥物的「進化」（或「科學化」）進程中，提供中醫藥方面可能有的新認知或者新動力。

就阿勃參的書寫而言，中古時期的中／西／伊斯蘭醫著中，相關藥物的認知模式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從藥理上對藥物進行實驗室中的化學分析是近代中／西藥的分歧之所在。當然，西藥的「科學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這一過程中起作用的人群／社團內，包括植物學家、化學家、博物學家、旅行者、在地的官員（軍人）、船員等各種不同身分的人士，擔負著不同的角色。西藥在科學化的過程中，也吸收了一些東方醫學的素養，東西方藥物的相遇對編織前近代西藥知識的全球化起了一定的作用。隨著近代藥物的化學研究越來越深入，「西藥化」的描寫就日漸取代了往昔博物學著作中「傳奇式」的描述模型，取消了帶有強烈文化色彩的「經典」論述以及有關藥物神效使用的「軼事與傳說」，而更多以「科學」的面目出現。到了晚清美國醫士洪士提反（Rev. S. A. Hunter）譯的《萬國藥方》卷3中，「*Balsamum Peruvianum* 秘魯脂，又名秘魯漿。此藥出中亞美利加與秘魯國等處，色棕而黑，味苦，別具一種氣息。……功用：行氣，溫補，化痰。……外用：治頑瘡，吹乳。」「*balsamum Tolutanum* 到魯脂，又名到魯漿。此藥出南亞美利加之到魯（Tolu）城，色棕臭香。」很顯然，秘魯脂（秘魯漿）、到

魯脂（到魯漿）這樣的譯名及解釋，不僅抹去了「拔爾撒摩」或「波勒殺末」之類音譯的成分，也表明西醫已經消除了對美洲拔爾撒摩功能中「塗屍不腐」之類的神異描述，僅關注其具體的真實的藥性，這也是西方現代醫學進步的一個表徵。然而西藥在中國的傳入與接受，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不是翻譯了某部西醫或者西藥著作，其中的西醫學內容就會當下迅速地被接受與使用。晚清民國之際，在中醫學者的著作中，亦很難找到秘魯脂之類的術語或者方劑。這說明中醫在日益前行的藥物學現代浪潮中的缺席，則是無需諱言的了。可以說，不同時期出現的阿勃參、拔爾撒摩、波勒殺末，其演變軌跡不只是三個譯名的替代，更是中外醫藥學在不同時代的深度變遷的一個縮影，其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世界格局劇烈變動中的角色換位，以及中國學術界在這一變局中所感受到的蒼白無力。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明·羅日褰著，余思黎點校，《咸賓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明·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文津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870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蕭爽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趙學敏撰，張瑞賢、邵麗萍校註，《本草綱目拾遺》，載張瑞賢主編，《本草名著集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 清·吳振棫撰，童正倫點校，《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梁廷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任光印、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清·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清·俞樾著，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
- （義）艾儒略（Giulio Aleni）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義）利瑪竇（Matteo Ricci），《坤輿萬國全圖》，收入朱維鈺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

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日）新井白石著，松村明校註，《西洋紀聞》，東京：岩波書店，1975。

（日）新井白石，《采覽異言》，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抄本，1820。

（日）江馬元弘譯，《和蘭醫方纂要》，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好蘭堂藏版，文化十四年刊。

（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4。

（日）宇田川玄真譯述，宇田川榕菴校補，《遠西醫方名物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風雲堂版，文正五年刊。

Budge, E. A. W. *Syrian Anatomy,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 or "The Book of Medicines."* Vol. 2.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 4, Books 12-16.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二、近人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200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85 《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8冊，北京：檔案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2003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

王爾敏 2012 〈近代科技先驅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2(2012.4): 77-95。

王銀泉、徐海女 2015 〈清初入華耶穌會士巴多明中醫西傳活動述評〉，《貴州社會科學》2015.8: 50-56。

朱家潛、朱傳榮編 2003 《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江 靜 2003 〈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日本〉，《浙江大學學報》33.5(2003.9): 47-53。

吳旻、韓琦編校 2008 《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向玉 2006 《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葡）阿瑪羅（Ana Maria Amaro）著，楊平譯 1997 〈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文化雜誌》30(1997.3): 81-92。

林 英 2006 《唐代拂菻叢說》，北京：中華書局。

林華等編 1994 《歷史遺痕——利瑪竇及明清西方傳教士墓地》，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

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1987 《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郭福祥 1997 〈巴多明與清宮西洋學館〉，《紫禁城》1997.4: 22-23。

陳 明 2013 《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崔維孝 2006 《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華書局。

張先清 2008 〈疾病的隱喻：清前期天主教傳播中的醫療文化〉，《中山大學學報》2008.4(2008.7): 100-111。

張緒山 2012 《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日）齋藤靜 1967 《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東京：篠崎書林。

董少新 2004 〈西醫入京與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之演變〉，《暨南史學》3(2004.12): 439-453。

董少新 2008 《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龍、曾培耿等譯 1996 《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良、施康強譯 1993 《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法）費賴之（Lo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 1995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

鄒振環 2009 〈《職方外紀》：世界圖像與海外獵奇〉，《復旦學報》2009.4(2009.7): 53-62。

（日）遠藤正治、加藤僊重、幸田正孝、松田清 2014 《宇田川榕菴植物學資料の研究》，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

閻宗臨 2007 《中西交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豐雲舒等 2015 〈清宮御用外來藥物考〉，《西域研究》2015.4(2015.12): 42-49。

蘇枕書 2014 〈從《苦多尼訶經》到《植學啓原》〉，《南方都市報》2014.11.9，GB16 版。

關雪玲 2008 《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al-Bayṭār, Ibn. 1992. *Traité des Simples: Traduction de Lucien Leclerc*. Tome 1. Paris: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al-Bīrūnī, Muḥammad ibn Aḥmad. 1973. *Al-Biruni's Book of Pharmacy and Medicine*. Ed. and trans. H. Said. Vol. 1. Karachi: Hamdard Academy.

al-Hassan, Ahmad Y. 2009. "An Eighth Century Arabic Treatise on the Colouring of Glass:

- Kitāb al-Durra al-Maknūna* (The Book of the Hidden Pearl) of Jābir Ibn Ḥayyān (c.721-c.815).” *Arabic Science and Philosophy* 19.1(2009.3): 121-156.
- Atkinson, Clarissa W. 1983. “‘Precious Balsam in a Fragile Glass’: The Ideology of Virgini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8.2(1983.6): 131-143.
- Bruijn, Iris. 2009. *Ship’s Surgeo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Commerce and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 Cameron, Malcolm Laurence. 1993. *Anglo-Saxon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nrad, Lawrence I. & Michael Neve, et al. 1995.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BC to AD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ble, J. H. 1970. *Napoleon’s Surge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 Dioscorides, Pedanius. 2005. *De Materia Medica*. Trans. Lily Y. Beck. Olms-Weidmann.
- Iluz, David, Miri Hoffman, Nechama Gilboa-Garber, and Zohar Amar. 2010.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ommiphora Gileadensis.” *Af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4:8(2010.8): 516-520.
- Kahl, Oliver. 2003. *Sābūr ibn Sahl: The Small Dispensatory*.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Kahl, Oliver. 2009. *Sābūr ibn Sahl’s Dispensatory in the Recension of the ‘Aḡudī Hospital*.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Kahl, Oliver. 2012. “The Prolegomena to Sābūr ibn Sahl’s *Small Dispensatory*.”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57.1: 145-163.
- Károly, László. 2015. *A Turkic Medical Treatise from Islamic Central As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hagatay Work by Subhān Qulī Khan*.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Kaufman, Matthew H. 2001. *Surgeons at War: Med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Wound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Lat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 Kottek, Samuel S. 1996. “Selected Elements of Talmudic Medical Terminology: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Graeco-Latin Influences and Sources.” In Wolfgang Haase, ed.,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ANRW):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Teil 2: *Principat*, Band 37: *Philosophie, Wissenschaften, Rhetorik*, 3. Teilband.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Laufer, Berthold.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The Blackstone Expedition.
- Leiser, Gary and Noury al-Khaledy. 2004.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Physicians: A Medieval Arabic Study Manual by 'Abd al-'Azīz al-Sulamī*.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Lev, Efraim. 2007. "Drugs Held and Sold by Pharmacis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edieval (11-14th centuries) Cairo According to Lists of *Materia Medica* Found at the Taylor-Schechter Genizah Collec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10(2007.4): 275-293.
- Lev, Efraim and Zohar Amar. 2008. *Practical Materia Medica of th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According to the Cairo Genizah*.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 Lev, Efraim and Leigh Chipman. 2012.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 Cambridge Genizah Collections: Practical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in Medieval Egypt*.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Levey, M. 1966. *The Medical Formulary of al-Kindī*.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loyd, Chr. 1961. *Medicine and the Navy 1200-1900*. Vol. 3: 1714-1815. London: E. & S. Livingstone.
- Maggi, Mauro. 2003. "New Persian Glosses in East Syriac Texts of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ies." In Ludwig Paul, ed., *Persian Origins: 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Majno, Guido. 1991. *The Healing Hand: 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yerhof, Max. 1931. "'Alī at-Tabarī's 'Paradise of Wisdom,' One of the Oldest Arabic Compendiums of Medicine." *Isis* 16.1: 6-54.
- Meyerhof, Max & G. P. Sobhy, eds. 1932. *The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imple Drugs" of Ahmad ibn Muhammad al-Ghāfiqī by Gregorius Abu'l-Farag (Barhebraeus)*. Cairo.
- Milwright, Marcus. 2001. "Balsam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A Case Study of Commodity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14.1(2001.6): 3-23.
- Milwright, Marcus. 2003. "The Balsam of Mañariyya: An Exploration of a Medieval Panacea." *BSOAS* 66.2(2003.8): 193-209.
- Payne, Joseph Frank. 1904. *English Medicine in the Anglo-Saxon Tim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 Piastra, Stefano. 2012. "The *Shenjianlu* by Fan Shou-yi Reconsidered: New Geo-Historical Note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2012.12): 41-53.
- Pormann, Peter E. & Emilie Savage-Smith. 2007. *Medieval Islamic Medicin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Puente-Ballesteros, Beatriz. 2012. "Antoine Thomas, SI as a 'Patient' of the Kangxi Emperor (R.1662-1722):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 *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 64.1: 213-250.
- Riddle, J. M. 1965. "The Introduction and Use of Eastern Drug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Medizin* 49: 185-198.
- Santos, Diego M. 2010. "A Note on the Syriac and Persian Source of the Pharmacological Section of the Yōuyáng zázǔ." *Collectanea Christiana Orientalia* 7: 217-229.
- Schafer, Edward H. 1963.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ottenhammer, Angela. 2010. "Transfer of *Xiangyao* 香藥 from Iran and Arabia to China: A Reinvestigation of Entries in the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863)." In Ralph Kauz, ed., *Aspec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East China Se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117-149.
- Shaw, James and Evelyn Welch. 2011. *Making and Marketing Medicin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Sims-Williams, Nicholas. 2011. "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 Two Texts from Turfan." *BSOAS* 74.3(2011.12): 353-374.
- Smith, Stefan Halikowski. 2008. "Meanings behind Myths: The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ee of the Virgin at Matarea."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23.2(2008. 12): 101-128.
- Tibi, Selma. 2006. *The Medicinal Use of Opium in Ninth-Century Baghdad*. 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 Truitt, Elly R. 2009. "The Virtues of Balm in Late Medieval Literature."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14.6: 711-736.
- Wheelwright, Edith Grey. 1974. *Medicinal Plant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Mecca Balsam and Balsam of Peru in Ancient China: An Exchange of Foreign Medicine over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Chen Ming*

Abstract

Duan Chengshi's 段成式 Tang dynasty work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Miscellaneous Morsels from Youyang), records a foreign botanical medicine called *aboshen* 阿勃參 (balm of Gilead or Mecca balsam) originating from Fulin 拂菻 (Byzantine Empire). This balsam (resin, spice, or oil) was mainly produced on the banks of the Dead Sea in western Asia. Although never widely used in medieval China and only enjoying brief popularity there,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it was regarded as a panacea with a wide range of uses. After the Age of Discovery, balm of Gilead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balsam of Peru from South America. Jesuit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balsam of Peru to China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here it was known as *baersamo* 巴爾撒摩 (balsam), *baersamu you* 巴爾撒木油 (balsam oil) and *baersamu xiang* 巴爾撒木香 (balsam spice). There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cords of this medicine and its uses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dispensatories, and jottings literature, mainly relating to its use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s. It appeared numerous times in exchanges between the Qing court, the Jesuits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study of Western medicine was promoted, this balsam even

* Chen M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Eastern Literatur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Languages at Peking University.

came to be referred to as “sacred medicine.”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journey of Mecca balsam and balsam of Peru over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methods of use, and trade rout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ketch the routes of its transmission through ancient Greece, Rome, Syria, Persia, Arabia, pre- and post-Renaissance Europe, South Americ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to China and Japan.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how, in the process of botanical medicine exchange from the medieval period to modern period, the role and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world medicine changed. This case study will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pre-modern period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Aboshen* 阿勃參, *baersamo* 巴爾撒摩, exchange of medical cultures, *Youyang zazu* 酉陽雜俎, Jesuit

